

【理论探讨】

《黄帝内经》熨法的源流研究*

王一品 鞠宝兆 李 硕[△] 孙 迪 李 响
(辽宁中医药大学 沈阳 110032)

摘要: 熨法作为临床常用的外治方法拥有悠久的历史,其主要是利用温热的作用,达到温通筋络、温运脾胃、理气止痛等疗效。历代医家著书所载之内容多半与熨法治疗骨伤科疾病相关。诸多医学典籍中以《黄帝内经》(以下简称《内经》)及其注本对熨法的记载最多且详尽并有专篇论述。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典籍,对《内经》关于熨法的经文、药熨组方、制作过程、适应症及禁忌症等方面追本溯源,并综合历代医家的新观点,对中医熨法的源流进行深入研究,全方面了解熨法治疗的优势及特点,并将其与临床实际相结合,以期总结出一套适合国人的理论体系,更好地为大众健康服务。

关键词: 《黄帝内经》; 熨法; 源流; 外治方法

中图分类号: R222.19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19)08-1021-02

熨法作为中医外治方法中最为常用的一种,拥有悠久的历史。《内经》成书之前的古代典籍对熨法的论述内容颇少且不成系统,率先提出熨法的古文献首推《内经》,后世医家多以其经文本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阐明及发挥,但缺少对熨法源流的整体解读。本文对熨法在初创时期的理论内容进行了细致探究,追本溯源,同时对历代文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,以求对中医熨法萌芽时期的基本概念和观点做出相对准确的解释。

1 《内经》之前熨法的起源

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里便提及“疾之居腠理也,汤熨之所及也”,强调了中医熨法在治疗疾病中的重要作用^[1]。马王堆医方则是最早对熨法进行描述的医书,该书对熨法描述的文字篇幅虽少,却开辟了内外结合、相兼治病的先河^[2]。上述古籍文献为最早提出熨法的代表,内容相对简单浅显,不成系统,但为《内经》及后世相关著作对熨法的理论阐释引领了方向。

2 《内经》熨法理论概貌

2.1 熨法的含义

有关熨法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《五十二病方》。该书有云“取商陆渍醯中,以熨其肿处”“蒸冻土,以熨之”“治之,熬盐令焦黄,取一斗,裹以布,淬醇酒中,入即出,蔽以芾,以熨头”^[3]。其中明确提及熨法一词,但当时治疗的疾病范围有限,仅为溃疡痈疔等外科疾病。《灵枢·九针论》曰“形苦志乐,病生于筋,治之以熨引”,该篇首先提出了“药熨”这一概念。杨上善注解为“形苦筋劳,邪气伤筋,肝之

应也,筋之病也医而急,故以熨引调其筋病也。药布熨之引之,使其调也。^[4]”又有医家解释为“形苦志乐,则情逸身劳,故病生于筋。筋者,肝之所主也。治之以熨引,使血脉营养于筋也。^[5]”其不仅重点强调了肝与筋的相互关系,同时指出药熨与练功相结合对筋病治疗的重要之处。本文认为上述理论在当今临床中应用颇为广泛,特别是对四肢骨折脱位治疗后关节僵硬的患者尤为适用。

2.2 熨法的操作

《内经》原文中对熨法的操作细节做了较大篇幅的描述。《灵枢·寿夭刚柔》指出,治疗四肢关节疼痛之寒痹,可应用药熨之法,并提出熨法方药1首,该方为《内经》十三方之一,为最早有记载的外治方“用淳酒二十斤,蜀椒一斤,干姜一斤,桂心一斤,凡四种,皆㕮咀,渍酒中……每渍必醉其日,乃出干……起步内中无见风。每刺必熨,如此病已矣。”以发生学理论为指导,本文将该篇所述熨法内容与后世记载的相似章节进行比较,虽记载的操作细节与用药剂量略有不同,但治疗法则一致,故属同源。如《绛雪园古方选注·药熨法》曰“寒痹者,时痛而皮肤不仁也……非若刺布衣而必以火淬之也。^[6]”同时该篇对药熨组方予以详细阐释及分析,既分析了“椒、酒、姜、桂”药物“专通营气”的特性,又阐明了西北地域常应用马屎“取其微火”以驱除寒邪之法,现今治疗寒痹患者,无不以辛香发散类药物作为药熨引经药在临床中广泛使用。

2.3 熨法的适应证

对熨法的治病范畴《内经》也有详细记载“在内者熨引药引。”《黄帝内经太素·经筋》对上文予以注释为“痛在皮肤筋骨外者,可疗以燔针;病在胸腹内者,宜用熨法及道引并饮汤液药等也。^[4]”并认为若十二经筋感受风寒湿3种邪气而发病,可谓之为筋痹。可行“燔针”治之,其他痹病则可采用另外的治疗手段。由此看来古人对温热疗法极为重

*基金项目: 辽宁省教育厅课题(L201620)-《黄帝内经》具有新义项的医学术语研究

作者简介: 王一品(1982-),男,辽宁昌图人,副主任医师,在读博士研究生,从事《黄帝内经》多学科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 李 硕(1983-),女,副教授,从事中医古代文献研究, Tel: 18102493560, E-mail: 46548924@qq.com。

视,同时也反映了中医辨证论治疾病的特点。该篇还提出病在内者宜用熨法治之。本文认为其开辟了透皮疗法的先河,当时虽未指明应用确切药物透皮治疗,但对后人探索发现透皮技术起到重要指导作用。

2.4 熨法的作用机理

熨法不仅疗效确切,而且因其无创操作易被接受。古代因达官显贵对疼痛耐受力差而常用熨法治病,故《灵枢·寿夭刚柔》有“刺布衣者必火焮,刺大人者药熨之”的说法。但在临床应用中,先人很少单用熨法治病,而是常与针刺之法合用。如《素问·调经论》言之“病在骨,焮针药熨”,杨上善解释为“痛痹在骨,焮针深之至骨,出针以药熨之,以骨病痛深故也。”^[4]该篇除强调熨法治疗特点外,还提出针法与熨法相结合的重要性,即先用针法“以出其病”“摇大其道”“如利其路”,进而使针与邪气同出,若邪出不尽可用熨法加速其“自然布散消亡”,以达到最佳疗效。此篇提出了先用针法而后用熨法的治疗次序。但在《黄帝内经太素·痹论》中则正好相反“然后设以熨法……转引令其气行,方始刺之。”^[4]本章节同时认为熨法有另外一个作用,即加速体内血液循环。该方法用治痹病之血瘀寒凝时可先使经脉通畅,血运调和,载气畅行,而后再采用针刺之法治之,以达佳效。后世学者总结认为“寒痹者,血脉凝滞不通,欲行其痹,必先温之。”^[7]正如《内经评文》^[8]所云“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,穿地者必待冻解”“人脉犹是也”。故治寒厥必先熨火,调和其经,待火气通,血脉乃行,而后疾病乃可痊愈。

古代学者认为熨法不仅能散除寒邪,还能祛除湿邪,故对湿痹可达“其重而减之”之功。故《黄帝内经太素·阴阳》^[7]注解曰“谓湿痹等,因其沉重,燔针按熨,渐减损也。”

3 熨法理论在《内经》之后的发展

3.1 熨法理论的提升

历代医家在《内经》提出熨法以来,无论是在熨法理解还是在理论的阐释上,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。随着对临床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,后世医家对熨法治疗疾病原理的理解更加深刻。张景岳率先提出了“寒凝而气不周者,宜熨而通之”^[9]的观点,在此基础上,周学海将其归为“周痹”范畴,认为邪气独居于分肉之间,正气不能随经络周循四末,故而发病。因此,在辨病之时应视其虚实,欲使血脉通畅,气血调达,常应用熨法最终使“其痠坚转引而行之”。

3.2 治疗证候的拓展

关于熨法所治疾病的范畴,古人大多认为应运用“寒者热之”的观点治疗寒证,而忽略了熨法的另一种治疗理念。《黄帝内经太素·虫痛》^[7]曰“已

刺必熨,令热入中,日使热内,邪气益衰,大痛乃溃。”其中认为痼疽之病乃以邪盛为主,虽在临床上表现为热象,但仍以熨法治之,借以使邪从针刺之孔而出,达到祛邪的效果。对于该理论内容,不同医家有着不同的理解,这完全符合发生学中对理论体系进行动态分析的方法。《黄帝内经灵枢集注·刺节真邪第七十五》解释“已刺则熨,项与肩胛,令热下合乃止。”^[10]而《灵枢识·刺节真邪篇第七十五》同样认为“此治厥之法……则必借火气以熨调其经……故当熨之温之,则火气通而血脉行。”^[11]以上诸经典古籍均以熨法作为最为常用的辅助外治法,更有甚者以其为主要外治大法,由此可见熨法已在国人中得到长时间、大范围的推广普及且疗效确实。

3.3 治疗方法的进步

熨法虽为外治方法,但因其属于中医治疗方法,故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仍需辨证论治。同时,熨法作为常用的外治方法亦有其严格的适应症及禁忌症。《中藏经》^[12]曰“宜蒸熨而不蒸熨,则使人冷气潜伏,渐成痼厥。不当蒸熨而蒸熨,则使阳气偏行,阴气内聚。”《素问经注节解·调经论》不仅对药熨做了明确的注释,即“药熨,谓制药以熨患处也”^[13],而且提出了病在分肉之间,观其病在何部,则知其所属何经,而后用内治及外治方法进行治疗的观点。该书又云“内取谓食及以药内之,审其寒热而调之。外取谓药熨所令病气调适也”,突出了内外兼治、寒热和调对疾病快速康复的重要性。而有关熨法治疗病位深浅之不同,各医家表述均不一致。如《类经·风传五脏》强调了熨法对风邪侵犯皮肤、腠理的重要作用,故指出“风寒客于皮肤,则腠理闭塞……寒邪初中在表,故可取汗而愈。”^[9]而大多数医家则认为熨法主治邪郁于内之病,如《灵素节注类编·足少阴之筋》^[14]曰“治在燔针劫刺,以知为数,以痛为输,在内者,熨引饮药。”其认为熨法主要治疗邪入少阴之里证。

后世学者所著书籍除对熨法进行详细论述外,还对熨法结合其他疗法综合治疗疾病做了细致描述。如《医经原旨·痹》指明“熨引所以舒筋,饮药所以养血”,旨在说明“熨法”与“饮药”两者在临床中可相互作用、密不可分,共同达到治疗效果。《医经原旨·死期》在提出熨法治病的基础上,强调综合治疗疾病的重要性,并提出“导引、行气、乔摩、灸熨、刺焮、饮药诸方者,众人之方也,非一人之所尽行也。”^[15]该观点符合当前中医综合养生、诊治疾病的思想理念,与中医学整体观念的诊治原则相吻合。

3.4 组方配药的优势

在对熨法药方组成上历代医家的理解大不相同。其中《伤寒论》由于成书年代早,对熨法的理解浅薄,加之当时技术条件有限,物资匮乏,故对药熨

(下转第1029页)

“九”可以解为“多”义。从这个角度,将狼牙的功用解释为治“虫心痛”也值得商榷。

总而言之,从功效、方源年代、病因病机等多个角度来分析,九痛丸中使用“狼牙”均显得不甚合理,“狼毒”应当较为妥当。

4 “狼牙”抄误猜想

图1显示,笔者认为九痛丸中“狼牙”可能为“狼毒”的抄误。现在尚缺少对这一可能存在抄误现象的讨论。笔者由此作一大胆猜想。“毒”,《说文解字注》:“艸,古文毒。”“锴本及《汗简》,《古文四声韵》上从竹不误,而下误伪从副从。铉本则竹又误为艸矣”;又“芽”《说文解字注》:“古多以牙为芽”。在部分医籍中,“狼牙”与“狼芽”也确实存在互写的情况。如《魏氏家藏方·卷第九·发背痈疽》猪蹄汤载有“狼芽根”,而在《备急千金要方·卷第二十二·丁肿痈疽·痈疽第二》猪蹄汤中则为“狼牙根”。若林亿等所见之蠹简辨识度较低,则容易出现抄误。如“毒”的左下部分残缺,确与“芽”字形相近。抑或者,蠹简之残破,草字头亦无法辨认,可能直接由“毒”抄误为“牙”。

当然,这一抄误现象可能是孤例,现在还未发现有其他“毒”字误为“牙”字或者“芽”字的例子,故

作一猜想,毕竟现在已经无法得知当年蠹简的原貌。



图1 “毒”→“芽”→“牙”抄误

5 结语

笔者通过对“狼牙”涉及诸多文献的查阅和考辨,认为《金匱》“狼牙汤”中使用“狼牙”“九痛丸”中使用“狼毒”较为合理。《金匱》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方药,此书历经历史动荡,经后世医家整理校注得以呈现现在我们面前,值得敬重。但其中难免有贻误之处,作为后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讨论,以期望更好地展现往圣的著作,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医临床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张世臣. 珊瑚遗珠话“狼牙”——狼牙的本草考证[J]. 中药材, 1985(2): 39-41.
- [2] 中华本草编委会. 中华本草(第四册)[M]. 上海: 上海科技出版社, 1999: 70.
- [3] 张继宗. 《金匱》狼牙当为狼毒[J]. 国医论坛, 1993, 8(2): 30-31.
- [4] 李富汉, 田国珍. “狼牙”“狼毒”考辨[J]. 国医论坛, 1993, 8(5): 39-41.

收稿日期: 2019-02-10

(上接第1022页)

组方及操作过程描述简单,治疗范围局限,以“炒盐及裹热药熨脐下”治疗阴毒证等为主。至宋元时期,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,医家对药性五味的理解较前人更加深入,那时人们对药物加入熨法治疗疾病有了更新的认识。《圣济总录·伤寒可温》中应用吴茱萸单味药物作为药熨主药,目的是充分发挥吴茱萸的温中、止痛、理气、燥湿的功效,同时“用温酒浸令通湿,以生绢袋二个盛,蒸令极热,取茱萸袋子,更互熨四肢前后心,及手足心,候气通彻即止”^[16],以此温通经脉,可达理气止痛之效。并指出“气通畅后,宜服此方”。即先用熨法,后服用药物以治疗寒厥。而在《御药院方·治杂病门·薊藿散》中提出了运用配方组成的熨法方剂治疗“营卫不顺,气血偏虚,风寒湿气。攻注肢臂、脚膝疼痛”之症,并详述了药熨步骤,即“上件为粗末,都入……于铤内慢火炒,令通热。用绵帛两重裹药熨引痛处”^[17]。从制作过程中不难看出,早在当时古人就采用药袋作为熨法的媒介,该技术经济实用并沿用至今。后世医家所著方书中记载了大量熨法外用方剂,如明《普济方》中的拓肿神应丸、熨风散等。

4 结束语

熨法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外治疗法,起源于《内经》,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,通过无数后世医家的不断继承与创新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。本文应用发生学并通过对古文献关于熨法的源流分

析认为,熨法作为古人常用的疗法很少单独使用,其常与其他疗法相结合,对临床中多科系疾病均能起到独特的治疗效果,在减少患者痛苦的同时,缩短病程,创造极大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,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司马迁. 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59: 2121.
- [2] 周德生, 何清湖. 马王堆医方释义[M]. 北京: 人民军医出版社, 2015: 1-3.
- [3] 马继兴.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[M]. 长沙: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2: 569-627.
- [4] 杨上善. 黄帝内经太素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6: 132.
- [5] 张志聪.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2: 809.
- [6] 王子接. 绛雪园古方选注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2: 181.
- [7] 郑孝昌, 李克光. 黄帝内经太素校注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: 532.
- [8] 周学海. 内经评文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1: 366-368.
- [9] 张景岳. 类经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: 251-278.
- [10]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[M]. 孙国中, 方向红, 点校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6: 424.
- [11] 丹波元简. 灵枢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: 232.
- [12] 中藏经[M]. 谭春雨, 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7: 53.
- [13] 姚止庵. 素问经注节解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3: 118-125.
- [14] 章虚谷. 灵素节注类编[M]. 杭州: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6: 221.
- [15] 医经原旨[M]. 洪丕谟, 姜玉珍, 点校. 上海: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, 1992: 157-243.
- [16] 严用和. 圣济总录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2: 45-63.
- [17] 许国祯. 御药院方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83: 122-143.

收稿日期: 2019-01-17